

總

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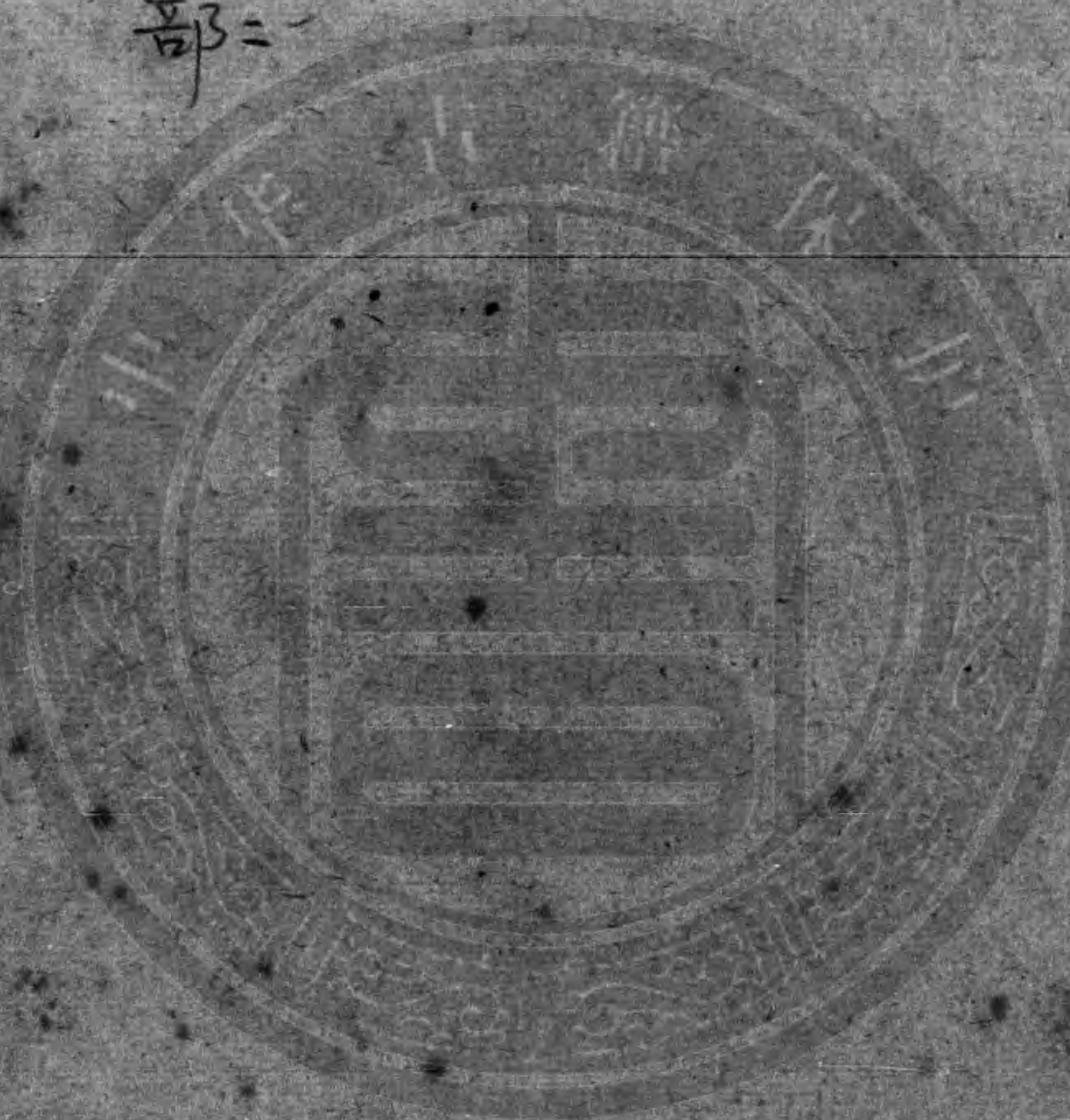
543

=5

部=-

7940

:5



禹貢說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說斷四卷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嘗從唐仲友游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缺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缺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註缺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經解俱悞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

本則已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寫易之非其舊矣書中
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
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
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
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
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
復見完書焉

禹貢說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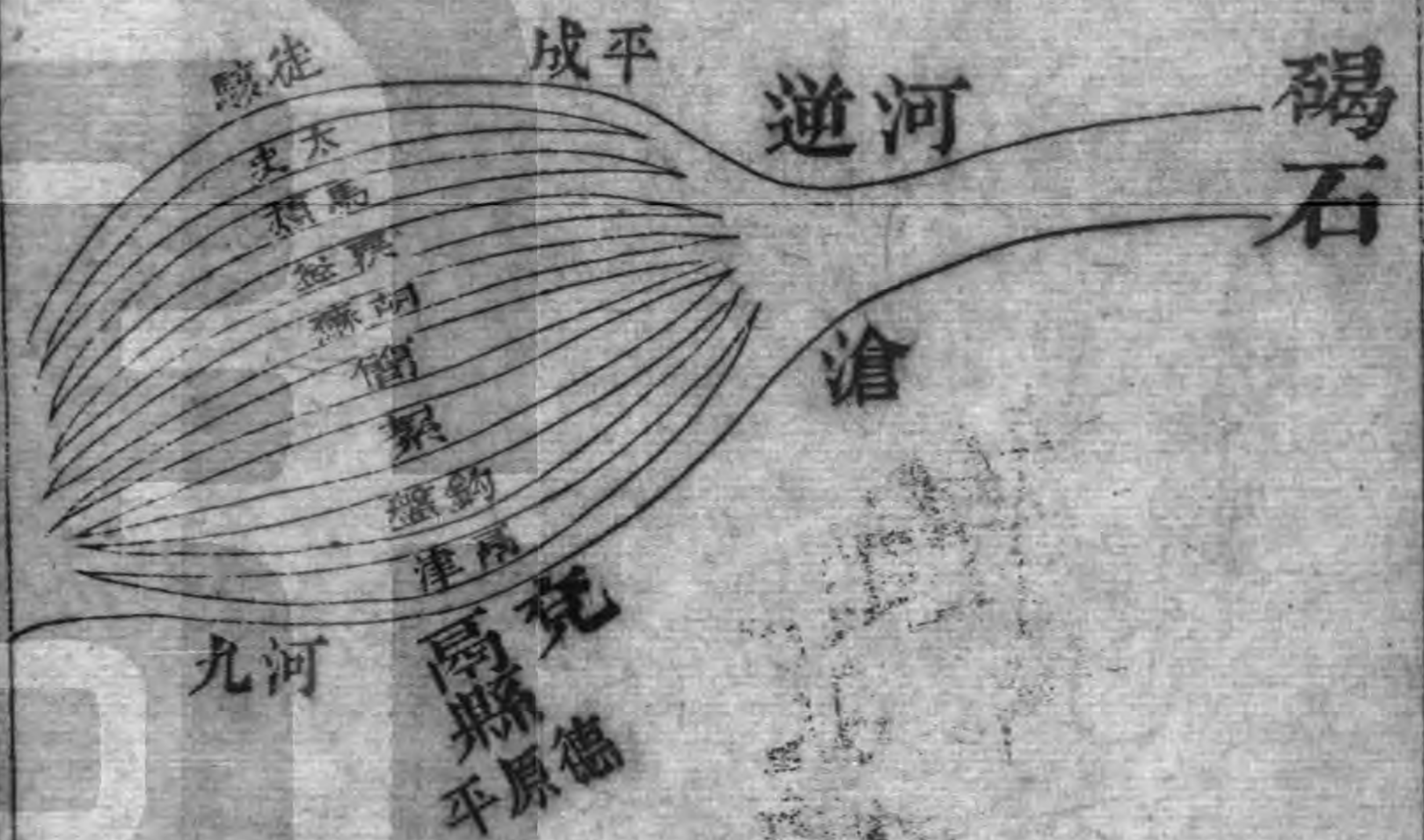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
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
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
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秒忽之說究觀篤
考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
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
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
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
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
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旣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

禹貢說圖序
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鑊之板未辦姑撫其禹貢說出之庶
幾留意此學將求證于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傳名寅烏傷人
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東陽喬行簡壽朋序

禹貢山川總會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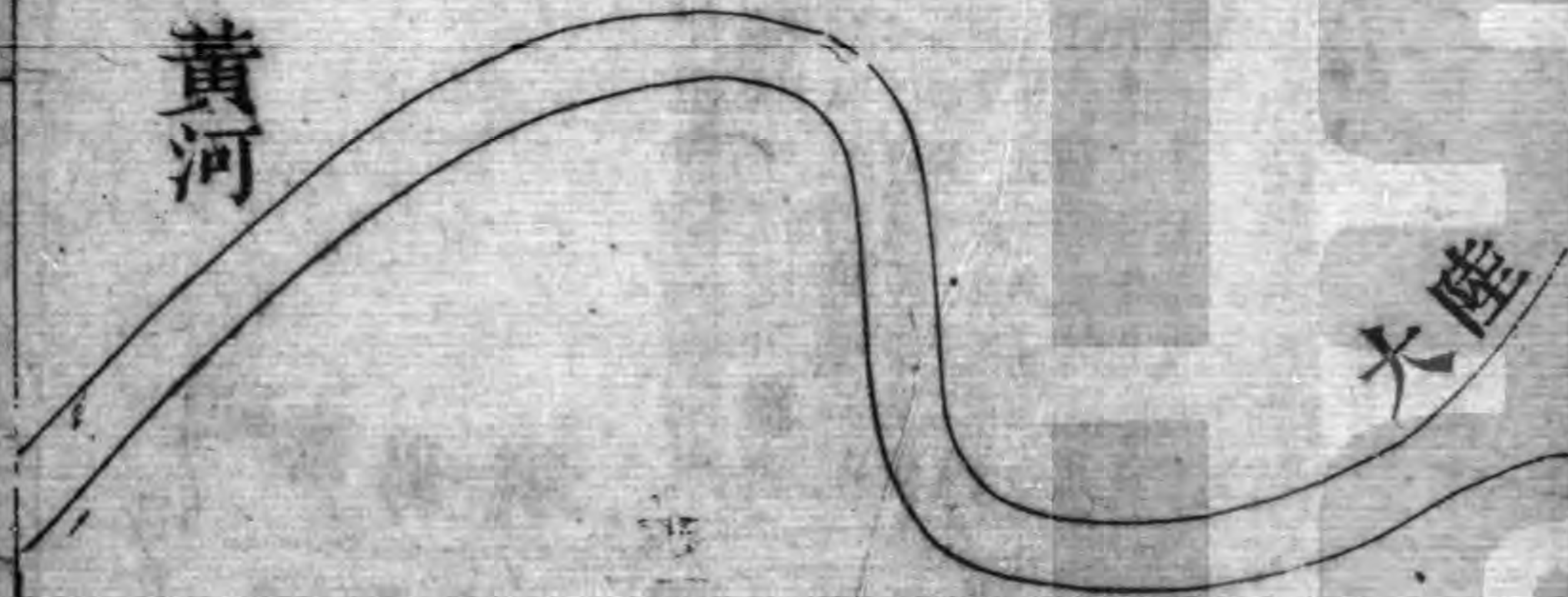
九河既播同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平原縣有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彌胡蘇簡絜鉤盤高津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高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自高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高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

圖二

為逆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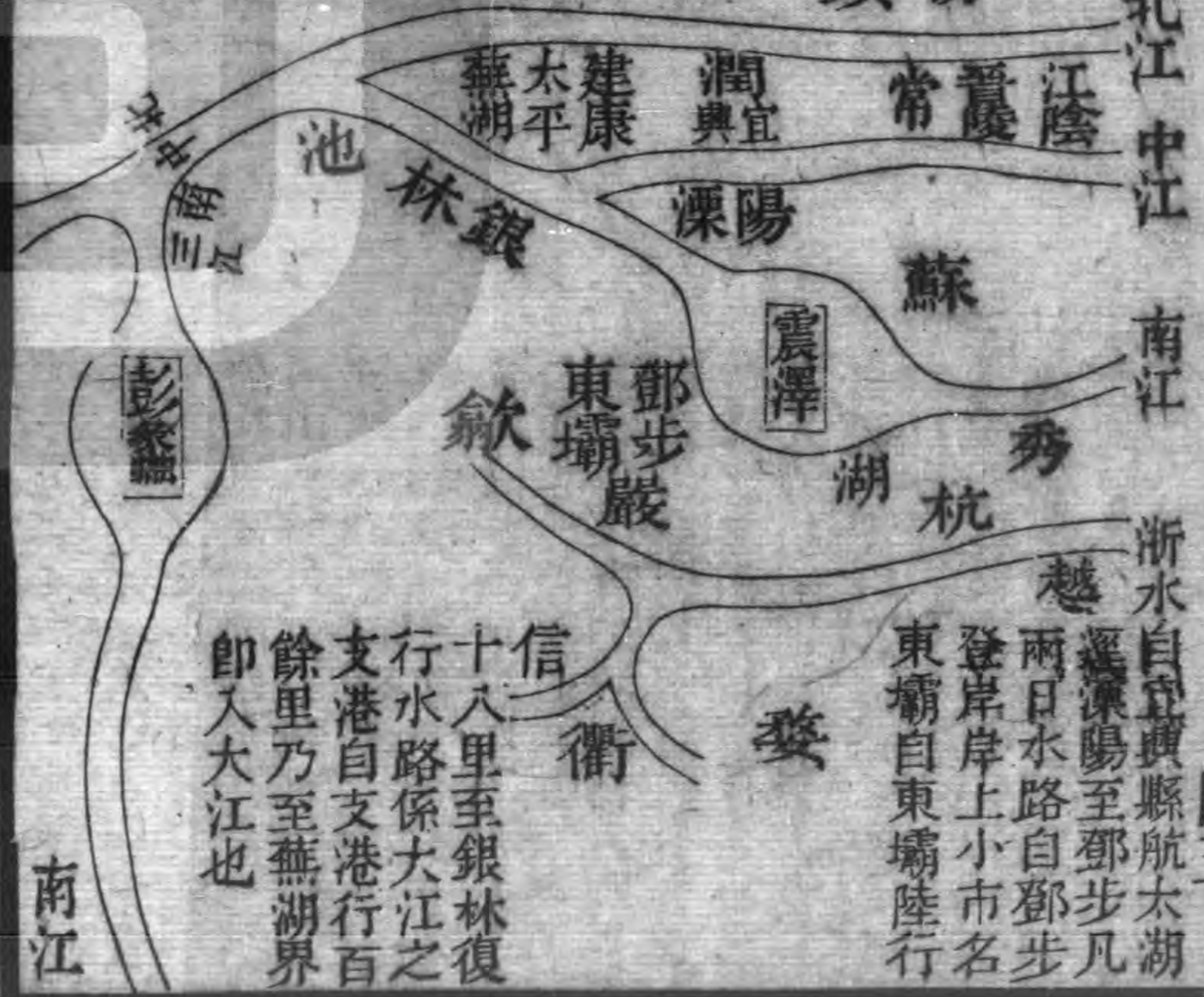


河之來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縣存於何時當在今魯州之境東光今屬永濟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高縣故鄭氏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謂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弓高入東光王氏橫曰往者天嘗運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三江既入震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縣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縣通湖縣即漢蕪湖故縣在常州義興縣南至本朝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爲宜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即毗陵也水延陵漢改曰晉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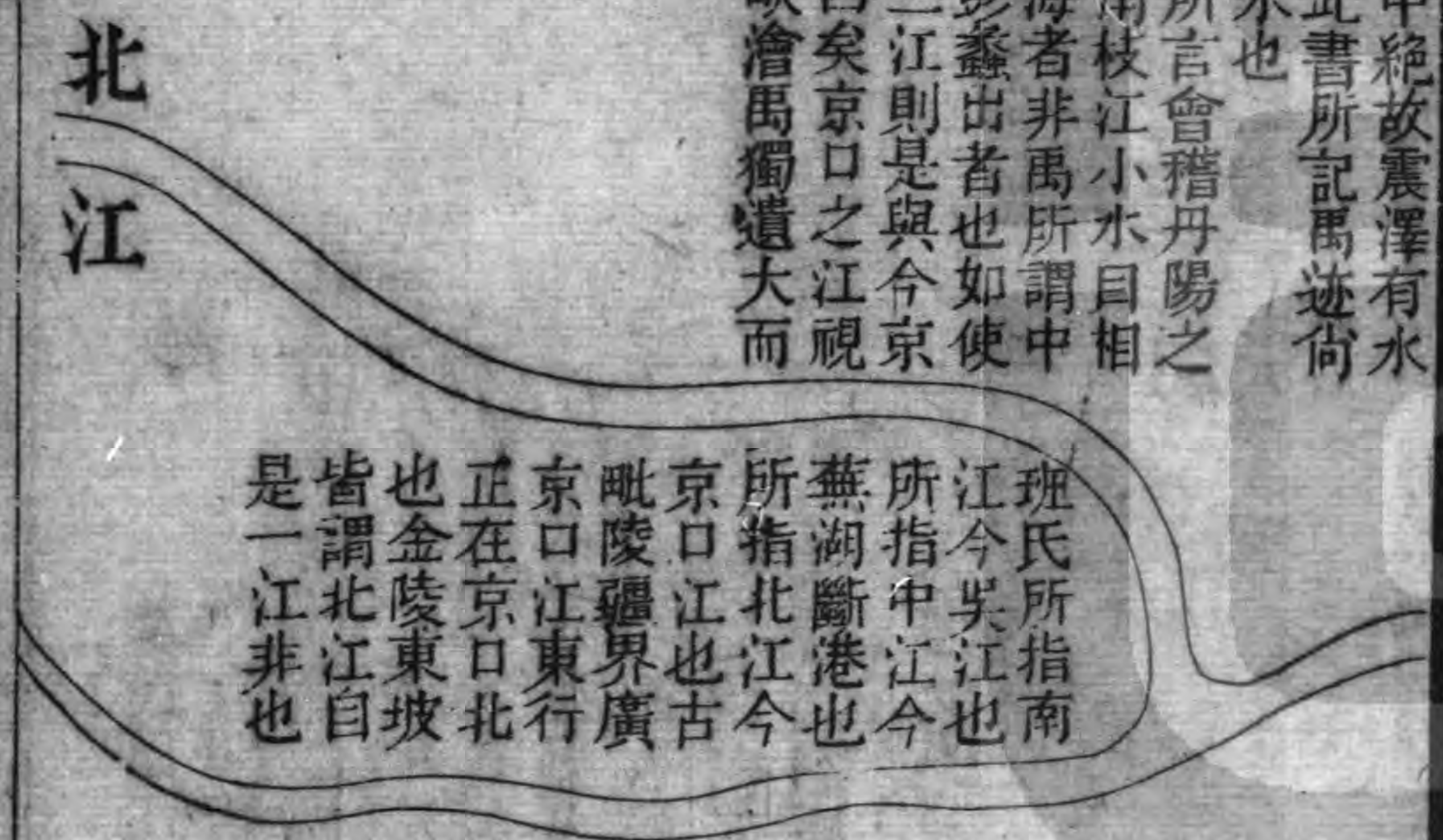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三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



澤底定之圖

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尙足用以治水也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丹陽之三江皆東南枝江小水目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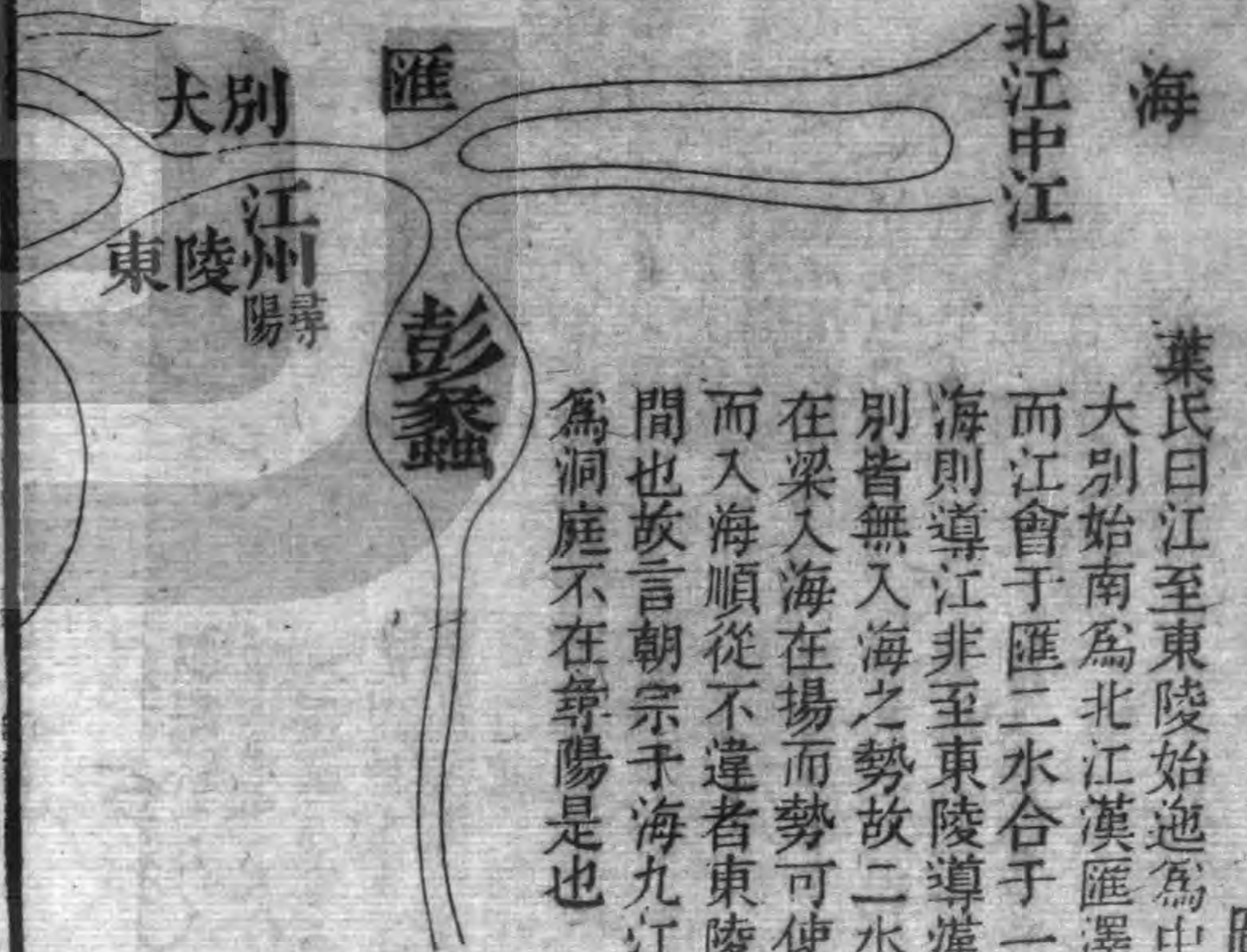
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正在京口北也金陵東坡皆謂北江自是一江非也

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始愚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還往宜興蕪湖道甚熟諷之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圖三一

九江東陵彭

班氏曰九江在廬江
尋陽縣南皆東合
為大江
張氏曰一曰烏江二
曰蚌江三日烏白
江四曰嘉靡江五
曰畎江六曰源江
七曰廩江八曰提
江九曰蘭江



葉氏曰江至東陵始迤為中江漢至
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彭蠡
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
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
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
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
而入海順從不違者東陵大別之
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
為洞庭不在尋陽是也

圖四

蠡北江之圖

導漾
嶓冢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
沙下雋縣西北衛
即今岳州巴
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
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
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
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皆禹之導
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
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
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
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
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
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
此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眾說無一
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
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
九江不必求其有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
一湖而得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五湖
九澤皆不可求也今之洞庭當是
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
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洞庭

禹貢說斷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宋傅寅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禹貢 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

史卽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

仲尼始退其第事未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

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

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

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

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為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

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

史辭也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此三句今補若

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

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

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

以奏于上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叙結成書取以備

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祇合德先不距朕行此

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為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

而為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

蓋傳於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

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

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

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說殆於有見而

林氏執邾鄫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為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

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

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

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畧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荃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鄴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絕使禹理水還爲九州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日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濬川濬而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賦出焉則賦雖異而以奉

上爲主故謂之貢

祭法注云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於海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之界不可得而別也禹從

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兗也此青徐也此荆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之宛然出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汨其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每歲之中泛濫有時如今之春夏暴長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由已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旣殺方嚮有可辨而土工有所施於是乎寢寢規畫以豫爲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

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故余不得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爲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况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尙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壞川流故瀆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地之遠近

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辯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泛濫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

土

唐司馬氏曰尙書作敷土今案大戴禮作傅土故夏本紀依之傅卽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修載敘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

名而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而水可得治矣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卽別九州之義以謂分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旣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

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得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旣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譬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

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模簡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刊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馴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注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

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時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

上流之餘慮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乃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於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

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兗淮海惟揚者蓋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爲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爲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爲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孟子之

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模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洛水入河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於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未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壅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雨潦驟集冀豫蒼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論禹

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哉或曰禹疏九河而後淪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爲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淪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相通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爲之說乎

既載壺口

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在今鳳翔府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按慈州吉昌縣漢北屈也

歷晉無改至後魏始更置定陽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唐仍舊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以吉昌隸隰州更名吉

鄉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按同州韓城縣漢為夏陽有梁山隋開皇十八

年置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按岐州岐山縣有岐山

山本後周三龍隋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

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

言非以二山為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不韋

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同州韓城縣呂梁山也河出孟門之

上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

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

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

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之併言於冀也

呂氏曰梁岐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

三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時蘇東坡方守城恐其民驚潰乃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坡相視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建黃樓於其上繼而頰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爲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漢元光河決瓠子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洞泆而不

進環孤城而為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蘇頌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修太原

在今太原府榆次縣

至于岳陽

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

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

案隋文帝改漢晉陽為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入新火榆次在府東南七十里

班氏曰河東鉅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

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鉅更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為水所攻蕩壞圯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之功不皆廢

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

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以不

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修鯀之舊

迹以至於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於太岳之南也太

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

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

案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過永安縣

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今憲州靜樂縣即漢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界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四年改為榮河

為榮河

覃懷底績

即今懷州之地

至于衡漳

清漳出今潞州涉縣濁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

漳

唐孔氏曰地里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

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

功而北至橫漳也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

案唐貞觀元年省懷縣入武陟而杜氏云武陟漢懷縣地

故城在今縣西是貞觀所省懷縣即漢之舊而武陟亦其地也後世變更名號不一難以盡詳唐志云河內縣有懷水往時覃懷之地也今懷之河內武陟皆有之武陟在河內東八十五里

班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鼃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

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八清漳

阜城今隸永靜

軍鄴今為相州臨漳縣之鎮蓋熙寧六年省洛州肥鄉深州鹿城冀州衡水恩州漳南皆漳水所逕唐天寶十年五年更鹿城名東鹿本朝至和元年省漳南為鎮入歷亭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

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

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

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

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

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水莫

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導莫先

於河矣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冀州所紀惟急於帝

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也今以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漳帝都之東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達於河而吾第憂河之下流不決而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兗青徐之民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至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思之而得其說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復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於神禹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其序矣孟子之言曰禹疏九河滄濟漯是其爲說禹之要旨無大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下而濟漯者其旁流也治

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旁流而使其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既規畫成此然後疏帝都四旁之水舉達於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凡兗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贊佐分命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隄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邪今觀禹貢而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河爲兗州之地而首言於兗州故也不言滄濟漯以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於後必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況禹之治水苟其利害相因則雖曰異州亦必有同

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爲鑿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已列之于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而舍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上舍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底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底績之由也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或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雷首底柱析城王

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滹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導之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雷首而東欲底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滹濟潔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後覃懷底績以至于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上下

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顏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上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十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狃小狃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少多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

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出也冀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以五物制地征故賦有出於土者此庶土交正而爲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征故賦有出於田者此成則三壤而爲之者也惟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溉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槩以田爲率也賦以出於田爲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賦次土者蓋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出於土宜多於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州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

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歲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

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也田之高下旣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遠絕者蓋洪水旣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絕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蓋畿內之地天子之封內無所事於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既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其名色定其
高下也蓋天下至大先王所以坐運於一堂其風俗所
尚土地所宜無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爲可按見
也聖賢巧思於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邱之書唐虞則
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
皆所以囊括四海幹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
惟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當理則有
萬世之安使其不當則有萬世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
聖賢其物土田定賦貢安知其不爲害也唐明皇失德
自宇文融爲括田使始以客戶爲主戶以見賦爲羨賦
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王鉷楊謹矜楊國忠輩皆祖述

其意名色百出遂至於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
亦有奉天之亂以是知物土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事皆出於此
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於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也然賦出於
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田第五 賦第一錯第二

兗田第六 賦第九錯無

春田第三 賦第四錯無

徐田第二 賦第五錯無

揚田第九 賦第七錯第六

荆田第八 賦第三錯無

豫田第四 賦第二錯第一

梁田第七 賦第八錯第七第九

雍田第一 賦第六錯無。按已上九州田賦原本傳寫失夫今改正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此其為說甚善而愚竊有甚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冀揚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災惟冀揚豫梁為有而餘則無之乎不然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冀之賦第一而錯降之為二

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為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於揚則自七而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八而升七之時凡水旱宜優恤而顧反增益何耶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禹亦豈於定制之外橫有所取於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叔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其於凶荒之歲則必有為之輕恤者矣其於上熟之歲則必能藏富於民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於政在養民之說能言而不能行耶竊嘗屏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端坐熟復意其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有一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

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

也故冀州大槩則上上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為上

中揚州大槩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為中下

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定言耳若如此

說則庶乎經文前後可以通貫考古者更為我評之

恒衛既從

恒水出今定州曲陽衛水出今真定之境大陸既作

跨相趙深三州之境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班氏曰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滹滹水出

代郡靈邱縣東至文安入大河

案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為石邑

七年改曰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靈邱屬唐蔚州今為化外文安漢渤海之縣也唐隸莫州今隸霸州

案水經滹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班氏謂入大河恐非文安去長城亦遠衛水出常山靈

壽縣東北東入虜池

熙寧八年省靈壽為鎮入行唐案虜池出代州繁時縣東南阜山逕

深州饒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東入海占信都界當東北至海大陸澤在鉅鹿縣北

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通典邢州鉅鹿縣漢南蠻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

案九域志平鄉今廢入鉅鹿為鎮鉅鹿隸相州是相州鉅鹿縣有大陸通志趙州昭慶縣漢廣河縣也隋為大

陸縣有大陸澤唐志云昭慶本大陸武德四年曰象城天寶元年更名昭慶九域志云皇朝開寶五年改昭慶

為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為鎮入臨城是趙州臨城縣有大陸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亦在此唐志云先

天二年析深州饒陽鹿城置陸澤縣九域志云皇朝雍熙四年省陸澤入靜安是深州靜安縣有大陸

會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

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

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恒衛二水既入濇與虜池而濇虜池皆徑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衛既從則濇虜池之治可知矣濇虜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恒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蓋大河既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恒衛非其所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設施規模指授方畧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

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絕邈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緩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効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

如蟻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衣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衣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為厥篚至於此州之衣服則云水患既除得服衣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山在今平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

顏氏曰碣音桀案後漢志碣石山在

遼西臨渝縣南隋志北平盧龍縣有臨渝宮有碣石唐志盧龍隸平州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今滄州界渤海之

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

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瓚釋其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

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於河
爲至蓋達乎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
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
則必遵海道以入於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
自河以達於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
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
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兗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

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信也

林氏曰蓋以沈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
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
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
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

漁仲

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

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
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

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為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
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
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

九河既道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有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
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
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
蘇簡絜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
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
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

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
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

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
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

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

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當在今滄州之境

東光今隸永靜軍通典德州安德縣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

遺處春秋緯齊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

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

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弓高

光入東

杜氏曰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城郡界滄州馬

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德州其餘三河未詳案以下至

九江孔殷孔氏傳刻本闕佚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程氏曰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跡亦為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畧接其所得知僅如許商所言二河而亦不能直確唐杜氏乃九得其六此殆難以輕信也鄭氏謂八河為威公所塞如其果然則鄰境對立隨受決灌其肯坐視不爭歟

漢王氏曰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

林氏曰河自大陸而北分為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是也曾氏曰徒駭至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潔為單名固不倫矣爾雅但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曰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審如許商之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支流也然據下文云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

雷夏

在今濮州雷澤縣

既澤灘沮會同

孔氏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

班氏曰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案通典濮州雷澤縣漢城陽縣也有雷夏澤隋

志云雷澤舊曰城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置曰雷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

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

而同入此澤也爾雅云河出灘又曰灘反入郭璞注云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今濮州有沮溝

九域志以為禹貢沮水觀經會同之文安國謂會同此澤則灘沮二水皆當自濮州入雷夏而爾雅乃以灘為

出于河而復入于河則二水蓋不同矣二水所出所逕載籍別無所詳雖穎達東坡亦闕而不言

王氏曰既澤者水有所鍾而不溢也

葉氏曰九河未道則水之汎溢者雷澤不能獨受故九河

既道而後雷夏可澤雷夏既澤則灘沮亦會同於海矣

林氏曰灘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

會合同入此澤蓋謂同注於雷澤也

張氏曰九河雷夏灘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

故道雷夏復為故澤而灘沮二水復會同於雷夏則兗

州之水患除矣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孔氏曰地高曰邱大水去民下邱居平土就桑蠶

鄭氏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葉氏曰他州之川或限於山或決於川民皆失其居業惟

下流為甚故降邱宅土獨於兗言之

水患去而人有條桑育蠶者矣是其降邱宅土爲可知也是之一言其禹觀省斯民慰喜之辭歟

厥土黑墳

馬氏曰墳土膏肥也

韋氏曰墳音勃墳切起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孔氏曰繇茂條長也

唐孔氏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

馬氏曰繇抽也

呂氏曰繇始抽條始長水患最深如此與漸包天喬不同林氏曰九州惟此與揚徐之二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

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患草木不得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天或喬或漸包故於逐州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唐孔氏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

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

林氏曰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此二者不同當從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兗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六也先儒所以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之害河為最甚而兗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之患比於餘州最為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旱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

田在第六而其賦比於九州為最少也

冀賦第一 豫第二

荆第三 青第四

徐第五 雍第六

揚第七 梁第八

兗第九

禹定九等之田九等之賦考於經明甚而不應於兗一州又附雍之第六而獨無下下一等也東坡之說似是而非二孔氏之見雖的而貞之一字訓釋不通林氏取舍雖甚當而論貞之為義猶孔氏也余不滿於是畫禹賦之次第而思之然後知經文之妙非後

世史官所可跋而望者何者紀賦之次自冀之上上而至於梁之下中其爲八等著矣堯不言其爲九可知矣故變下下之文而言貞所以明其賦爲什一之正輕重不容加損也以一州之斷義而上該八州之成則經文不亦煥然矣乎猶之行水載治修之三字舉於冀而八州惟言其效猶之二州之同役壺口梁岐著於冀而八州惟言境內之所治經文簡嚴大抵如此非深求其意莫能知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

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紀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堯州平堯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張氏曰禹治水乃是歷試時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爲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爲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堯在位舜歷試時也

曾氏曰高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二十二載
林氏曰曾氏舉高堂隆之言並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
而數之爲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於厥賦
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爲兗州之賦
而言也蓋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
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

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此言作十
有三載何也蓋八年而水患平十有三年而兗之田
賦定竟雖河患最甚施功八年其患亦已去矣而土
田沮洳疆畝廢壞離散未集室廬未修故猶有待於
五年之久而田賦始定者蓋可知矣經云厥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作也者田里之役作也非指水患言
也或曰子之說於禹貢爲通於高堂隆之見爲合其
如矛盾舜典何如孔張二公有據證何曰予請明辯
之自鯀績不成而舜歷試之初卽舉禹以當治水之
任逮舜攝位而施功已二年矣舜巡狩何害乎正使
水患未平舜亦豈憚一行爲之觀省乎肇十有二州
以洪水之際民多舍卑卽高冀青之北不勝其萃聚
矣於時建官不多難以爲治故禹創增三州曰營幽
并者亦當時隨宜事耳其實禹別九州在歷試時規
畫已成凡山川之奠固已一遵堯舊及敷奏此篇時
亦不必改動舊轍但所異者九與十二之名耳豈若

後世之人莫以要君之寵而必欲趨時以爲便乎又況幽營之地禹跡鮮及惟常山碣石之役至其南耳并州之境亦太原一役而已顧必欲變已別之九爲後來之十二何爲乎大抵後世傳經之士多以私意窺億聖人故經意愈不明而說者愈紛紛也孟子生秦漢之前去古猶近凡有所言正當取信要不可泥孔張三載之說而廢孟子八年之計善稽古者其必有以辨之

蘇氏曰堯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於作十有三載又前予乘四載傳云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楸山行乘橛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

諸儒之臆說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尙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鑄鑿傳會爲之哉而或以鯀治水九載堯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駕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爲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續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殛鯀而後禹興焉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堯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啟呱呱而泣予弟子惟荒度土功是啟生在水患

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而至娶自娶而至於有子自有子而至於生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堯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於鑿故詳辯之以解世之惑

堯在位七十載鯀考績無成之年也時即求舜而女之舜升於朝蓋七十一載矣治水之事不容緩舜舉禹當七十一載而東坡執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之文蓋言父以無功而死子以有德而興非謂鯀死而後禹始用於堯也東坡考四載之說甚當而考經有未的則猶未能杜好奇者之口余故不得不辨

程氏曰禹之自言予乘四載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而鯀創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禹能修鯀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鯀之年而計之歟

禹代鯀當堯之七十一載適爲辛年則程氏之辭信矣而堯以甲辰卽位七十一載乃是甲寅若以禹代鯀在位七十一載之前堯之六十八載固是辛亥而孟子言堯憂洪水舉舜敷治舜乃舉禹舜登庸在七十一載則辛亥禹固未用借使辛亥禹已見用則七十一載正當甲寅辛壬癸甲禹之功至此成矣及舜

登庸又何敷治之有而堯之憂猶在於此何耶古之人三十而娶禹娶在治水之中則堯之用禹亦早矣當鯀治水時禹年猶幼佐鯀之說亦不可用也使其果佐鯀如益稷之佐已當必自有職業而亦必有幾諫正救之功簡牘畧無傳何也今卽禹貢觀之地平天成功績若此其大雖以神禹爲之非三考責成不可也三考九年孟子止言八年於外者其一繫成功之年禹已還歸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

鄭氏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蘇氏曰幣帛盛于篚故書曰篚厥元黃

林氏曰兗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于篚而貢焉古者幣帛之屬皆盛于篚蘇氏引篚厥元黃爲證是也織文者錦繡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

浮于濟漯

漯水出今北京莘縣達于河

孔氏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唐孔氏曰揚州之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

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按青
州云浮于汶達於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
言浮于濟潔達于河從潔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
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
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應劭平

陰縣注云潔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桑欽云潔水出平
原郡高唐縣按東武陽其地屬今北京莘縣即今博州
之縣潔陰當在今德棣之境而千乘則唐屬青州以地
望審之潔水蓋出東武陽而過高唐又東過潔陽至千
乘而入海桑氏
謂出高唐誤矣

林氏曰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潔亦可以入河
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潔達于河達者唐孔氏曰從水

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禹時濟潔皆受河首賦之道或自濟或自潔各隨其
便入河云耳非如類達謂從潔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
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杜氏曰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

嶠夷當在今登
密之境既畧濰淄其道

孔氏曰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畧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夷是也嶠夷萊夷和夷

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畧是
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畧也

班氏曰雒水出琅琊箕北至都昌入海顏氏曰出箕屋山
通典云密州屬漢

琅琊莒縣東北有濰山雒水所出雒山當即是箕屋山
異世殊稱耳通典云青州臨朐縣有漢都昌城在東北
今故城在濰州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

界見九域故述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
通典云淄州淄川縣有淄水溪萊
蕪故城在東南博昌唐隸青州

林氏曰嵎夷則義仲所治東方之極也島夷和夷皆在要
服之外去中國之境宜遠故言其服與底績而已嵎夷
既義仲所治則其地宜近而相及必有以限其內外而
正之故特言既畧春秋傳所謂天子經畧諸侯正封者
也

嵎夷在其東濰淄在其西治水從東而西也嵎夷封
畧昔已有之特為洪水所壞今再修整而已非禹創
為之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孔氏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唐孔氏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海畔迴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
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張氏曰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衆非一色而已故雜然並
貢

岱畎絲枲鈔松怪石

鹽絺海物青州大率之貢也至於此五物或惟岱畎有之或他地有之而不足以貢故別言岱畎所謂任土作貢於此可見

萊夷作牧今萊州厥篚檿絲

孔氏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按通典萊州春秋萊子國也禹貢萊夷作牧是也

蘇氏曰牧芻牧也傳曰牧隰皋并衍沃並海水患除始芻

牧也檿絲惟出東萊以織繒罽鞞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葉氏曰周官井牧之法以田萊為辨則地以萊名宜可耕

作而畜牧也檿絲繼萊夷言其貢或出於萊夷也

浮于汶出今兗州萊蕪縣原山達于濟

班氏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按通典兗州萊蕪漢舊縣

地汶水所出而流入濟桑氏曰汶水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鄭氏曰汶水至須昌入濟須昌今為須城鄆州所治壽張今隸鄆州在州西南六十里安民亭當在二縣之界

程氏曰不書達河因堯貢前文也

林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即

下文所謂導沅水東流為濟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於帝都當浮於汶以達於濟然後由於濟以達於河也

禹貢說斷卷一終

禹貢說斷卷二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釋地曰濟東曰徐州郭氏註曰自濟東至海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杜氏曰或云因徐邱爲名

李氏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張氏曰李巡言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夫揚州北跨

淮南距海何爲其性反輕揚乎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孔氏曰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

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班氏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

無蓋縣當是南北時并省通典沂州沂水縣當是漢蓋縣之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

按漢志潁川國在蒙陰縣蒙山之下通典羽山在東

海祝其縣南通典海州胸山縣有羽山極縣處後漢志引博物記云俗謂此山為懲父山祝其晉

猶在當南北時廢其地當屬今胸山

酈氏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逕雩門門南隔水

有雩壇高三丈曾點所謂風乎舞雩處也沂水又西逕

圓丘北又西注泗水此曾點所謂浴乎沂之沂非此淮沂其父之沂也魯卽今兗州仙源

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

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

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卽今之東

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孔氏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唐孔氏曰職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埴埴之工

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象曰漸進也釋言云苞

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命

叢緻者為稹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林氏曰此州之土色而別之則赤性而別之則有墳埴之
二種墳者土膏脈起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熱
濕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爲日久矣今也洪水旣平乃至
于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葉氏曰包者其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呂氏曰漸包結實也

張氏曰水患旣平土色復其本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
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

土之性埴者不能墳埴不能埴故於氏以爲二種其
說甚當而張氏言赤黏而墳起或者其未之察歟包
當如易苞桑之苞漸包言浸浸乎其苞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
之使立社壽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履
四方

唐孔氏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員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
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敬謹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
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
所封之方色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
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林氏曰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

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埴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

孔氏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唐孔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旒析羽為旒用此羽為之

林氏曰羽即蒙羽其藝之羽羽畎羽山之畎猶之岱畎也

嶧在今兗州鄒縣陽孤桐

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班氏曰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魯國鄒縣北有嶧山陰

邳為淮陽軍之縣驂即兗州之鄒縣下邳在南鄒在北二縣蓋相連境則知葛嶧者嶧山之連延者也
林氏曰嶧陽者即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

泗出今兗州泗水縣濱浮磬

孔氏曰泗濱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班氏曰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乘氏今隸曹州睢陵故城在下邳東陽

唐孔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

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

林氏曰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其輕故謂之浮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

成磬而後貢之

桑氏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東南過下邳縣西又入於淮

今兗州泗水縣卽漢卞縣地也

酈氏曰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厯徐沭

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

北東南逕下邳縣故城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

淮考諸地說或言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

實錄也下相在淮陽宿遷縣界

泗水實出兗之泗水縣而班氏言出乘氏者潁之分

濟者也東與泗會故河泗之稱遂亂

淮夷地當在淮之口蠙珠暨魚

孔氏曰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鄭氏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唐孔氏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

蘇氏曰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

林氏曰唐孔氏云淮夷蓋小水後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

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

氏之說按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為

水名也蠙即蚌之別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平

之後獻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謂來獻其琛是也

淮夷要服也在徐州之外商之末世蓋有西侵中國

之地而居淮水之上者矣武王既定天下通道夷蠻

封域之正當盡復古而周公攝政成王卽辟雖嘗服
輒叛有東伐之師不容其亂我華也其後周衰四夷
交侵中國淮之南北不復周有故宣王中興命名公
平淮夷以復境土則知大禹弼成之制其所以限中
外而正封圻者甚嚴也古之興王其經綸之務莫先
于此矣

厥篚元纁縞

孔氏曰元黑縞縞白縞纁細也縞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唐孔氏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元元必有質
元是黑色之別名故知元是黑縞也史記稱高祖爲義
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縞也

顏氏曰元黑縞也纁細縞也縞鮮支也卽今所謂素者也
言獻黑細縞及鮮支也

曾氏曰縞亦爲燕服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
所以爲燕服徐州之篚元也縞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
爲元縞爲二物以纁爲細悞矣

張氏曰淮夷貢篚豈堯科別其民使之供上哉蓋水患旣
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矣可以蠶桑而爲元纁縞
矣臣子之心戴上之德以爲吾享此安居衣食此土地
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土地所出人力所極如
珠如魚如元纁縞者皆貢篚於上以備服食器用以効
其區區之誠焉

土翟桐磬較之珠魚元纖縞縱不有輕重而夷與吾民之貢乃畧相參配何也凡他州夷貢皆特寡于吾民而此獨相參配蓋其地西當淮口東據海曲所出之富適在于此故貢之以効來王之誠而非禹強其與吾民等輕重也序曰任土作貢經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當于是焉求禹之用心

浮于淮泗達于河

唐孔氏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禹貢浮於淮泗達于河水在山陽湖陵南

蘇氏曰渡二水而入于河汴河右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

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

葉氏曰淮泗之通河久矣隋時浚汴而大之爾汴卽水經所謂汭也

程氏曰菏水南可接泗北可上濟於是經卽江海淮泗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許氏說文引徐貢本曰達于菏誠爲有理湖陵地屬今單州魚臺

班氏言菏澤在定陶東泗水出乘氏縣定陶乘氏相去蓋數十里間耳泗水實出兗之泗州縣界安得西

與荷澤比乎此蓋荷水分濟而東與泗會合故荷泗之稱遂亂而班氏所以指荷爲泗也湖陵之水亦荷也班氏又名爲河此皆於地理未核遂使後人難以稽據許氏以徐貢之河爲荷亦據見水道實跡而於安國所傳之書有不盡信焉耳程氏深取許而於浮汶道汴之說皆黜棄之信乎其稽古之審也然于班氏猶有所假借云荷河二字古多轉借互用果如其說則徐貢之所謂達於荷者豈不以一字之文而亂他州之所謂入河達河者乎經書導濟云東至於荷書豫之治水云導荷澤皆爲荷字而於此獨爲河何哉此蓋古文轉寫之誤無疑學者逕宗許氏可也程

氏此論甚詳余不必悉引

淮海惟揚州

孔氏曰北距淮南距海

李氏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故杜氏以南越爲非九州之域是也南越非九州之域則閩越亦當非而杜氏猶以隸揚州何也攷禹治水之迹止及震澤而史傳稱其巡狩止及會稽則會稽而南爲要荒之地可知矣故言揚州之境者當曰東距海不當曰南距海

彭蠡在今江州及南康界旣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
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
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
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
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班氏曰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今彭蠡澤二江州

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置南康軍又以江州都昌縣隸軍有彭蠡湖按通典都昌漢彭澤縣地也

張氏曰鴻雁江南所在有之何獨止于彭蠡哉其意以為
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故今極南如五嶺之外不復見
鴻雁矣禹貢之意尙可攷也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溢
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

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至九月亦於此
安處也

林氏曰彭蠡之澤蓋是江漢所會之處既豬者水既豬積
於此不復汎溢以為民害也陽鳥攸居謂雁來居於彭
蠡之澤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於此觀此篇所序治
水之詳見于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
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皆是地名而獨於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
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
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
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

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
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邱縣
漢北邊有雁門郡皆以雁之所居為名陽鳥意類此蓋
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
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考雖實疑其如此
然亦未敢以為必然也

程氏曰彭蠡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於岷漢二江湖口隸江

三江既入震澤今浙西太湖也底定

孔氏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鄭氏曰三江分子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

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按其意言以下十五字乃孔穎達疏此誤連引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今隸蘇州中江出丹陽蕪

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州蕪湖縣即漢蕪湖縣也通典云

漢陽羨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為宜興北江在會稽毘陵縣

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也

韋氏曰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浦陽一江也安得為二江

郭氏曰岷江浙江松江

顏氏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此祖安國之說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一

江在震澤之上二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
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于是見此書所記

禹跡尙足用以治水也

此祖孟堅之說

蘇氏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滙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今有三洽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洽相雜而不能歎不可誣也

按彭蠡以上爲二夏口以上爲三二二三似互訛檢蘇氏書傳已如此姑仍之

程氏曰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也其于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愜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也

林氏曰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兗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源委之所注灘沮實未嘗會於雷夏三江實未嘗入于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旣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

說是也

爲揚州之患者江也爲江之患者彭蠡也夫以三江之水相注鬪激蕩溢以致橫流之多者是勢之必然者也今也禹之導江必于是焉致其力大其容而使之安會而不競深岷漢所趨之地而使之緩來而不奔則三江之入海固不必用吾力而震澤亦蒙其賜矣經於此州治水首書彭蠡其規畫尙可想見於數千載之下也一江名三江攷經於會彭蠡之後分辨中北江甚明當是堯禹時三江旣會彭蠡而出則岷漢二江復分而爲二至今下流每分合不常余以秣陵而下蓋嘗親考之矣經文豈欺我哉程氏以比西

河南河隨方命名其爲說非不工然以解經之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之文終爲不安宜試思之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孔氏曰篠簜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天喬高也

李氏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林氏曰堯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堯之絲條徐之漸包揚之天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爲之說

呂氏曰揚堯之水尤甚喬與條可知也

天喬盛於漸包漸包盛于絲條言之輕重如此也觀此足以見三州水患之退有遲速而禹之所記亦不

容無淺深故也雖然孟子言堯洪水之時草木暢茂
益焚山澤以驅禽獸而據此則言水患退而後草木
始遂其生何也蓋此記下濕之地而孟子則言邱山
之高民被害欲居之而禽獸逼人則益不得不焚之
耳地有高下之不同故二書之所言各異苟非窮經
未免致疑于此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張氏曰土惟塗泥謂卑濕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
種植既稀地理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不計利害惟使
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貢此所以爲堯耳

厥貢惟金三品

孔氏曰三品金銀銅也

鄭氏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林氏曰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

璫琨篠簜

孔氏曰璫琨皆美玉

唐孔氏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

王氏曰美石次玉者也

林氏曰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
職后裸獻則贊璫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
七以璫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璫則
知璫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按說文石之美者似玉

則琨次于瑤可見

曾氏曰按儀禮樂人宿縣箛在建鼓之間說者以箛爲笙簫之屬

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楸栲豫章

唐孔氏曰詩云元龜象齒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宜

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

上說文云羽鳥長毛也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

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

牛之尾可爲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

旄詩云建旄設旄皆此牛之尾直言惟木不言木名故

言楸栲豫章三者皆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

之木不止于此

林氏曰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屬可以供器用之飾者木

亦不必指是楸栲豫章謂凡木之貢皆出于此州也

鳥夷卉服

孔氏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唐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

用葛爲之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

此言鳥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

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

鄭氏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張氏曰冀州島夷以皮爲服揚州島夷以卉爲服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

林氏曰按此文在于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爲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旣爲貢則與冀州皮服從而可知也厥篚織貝

孔氏曰織細紵貝水物

唐孔氏曰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鄭氏曰貝錦名

張氏曰貝木名也至今南方採吉貝織爲厚繒可以禦寒亦猶冀州島夷以皮之制

林氏曰按荆州云厥篚元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故今以珠貝爲貨珠旣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爲一物則織之一字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班斲如貝亦以成是貝錦爲證然今之吉貝木棉無有所謂班斲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

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唐孔氏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此物必須裹送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王氏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

張氏曰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永嘉江西爲多第至于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必錫命而後貢也

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爲每歲常貢島夷指東南之夷也橘柚錫貢于夷則今永嘉之地其爲夷也必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林氏曰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于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跡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迴也哉

程氏曰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爲河水

許叔重以爲荷水荷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荷以達也夫惟有荷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旣無闕絕而經文書例已盡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孟子于禹貢之書講之素矣豈不知禹之時江無入淮之道乎孟子去春秋之世近矣又豈不知吳開邗溝江始有通淮之道乎然而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者蓋淮之東大抵地平而多水古溝洫法江淮之所相通灌者非必一處豈但邗溝之舊跡而已哉林氏之說未可爲通論

荆在今襄州南漳縣

及衡在今潭州衡山縣

陽惟荆州

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唐孔氏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杜氏曰荆警也或取名于荆山焉

李氏曰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荆疆也

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

林氏曰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爲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爲據者皆踰而越之也若兗州東南據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據

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荆山爲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據則不可

曰荆及衡陽則陽字上該荆矣如必曰荆陽及衡陽惟荆州此成何等文義曾林二公之說足以證孔氏之誤非深於經文不能也

江漢朝宗于海

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唐孔氏曰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爲百

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

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滿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張氏曰如鄭氏所云則止爲荆楚言爾所示不廣

林氏曰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爲壑白圭以鄰國爲壑彼禹之治荆州之水欲使荆州之民免于江漢之患而乃決之于揚州則是以鄰國爲壑矣惟施功也雖導江漢之水于荆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于昏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爲壑也

二水在此州合流而趨下之勢由是而愈順東望滄溟有朝宗之象苟不于此州記則揚州正其入海之

地不必記矣

九江孔殷

在今岳州巴陵縣即洞庭湖

孔氏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按以上至九河既道

程氏說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補入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

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爲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下雋即岳州巴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

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爲九江甚明也然其

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若其地且據

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爲正蓋不敢于去古既遠之世

初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至東陵

始迤爲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爲北江漢滙澤爲彭蠡而

江會爲滙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

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

在揚而勢可使自是滙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

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爲洞庭不在尋

陽是矣九江荆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灑而

過至于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殷中也甚中者宜過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爲害也

自夫彭蠡既豬于揚州而江漢于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于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于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于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執信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

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爲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爲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爲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耶

沱潛既道沱出今江陵石首縣潛當在江陵潛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而孔梁州註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蓋以水

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枝江唐隸江陵府熙寧六年省入松

滋縣為鎮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

首出江尾入河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按通典

首縣即漢華容縣也在府東南二百里縣治正臨大江之南地里志云夏水受江入河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荆州之沱潛也郟縣沱水

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味

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

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林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也

出于荆者荆之沱潛也出于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

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

程氏曰水自河出為灘故竟有灘沮之灘而後世亦以宋

水之受派者為灘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

曰汜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

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然則凡水之出

江漢皆可以名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

耳荆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為潛浮江支水皆為

沱

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為此之沱以其非從江出故也

而東坡指以爲是蓋亦姑從漢志云耳余考枝江之地隸今松滋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于江出而復入江耶至若鄭氏以夏水爲沱而東坡則指以爲潛此東坡之疎耳何者夏水首受江于華容之境行五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爲沱之說而東坡以爲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荆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故縣因以名歟程氏求沱潛于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父

雲在安州安陸
夢在江陵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

畝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安陸今隸安州或曰華容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于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纘縞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人有加功又之者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自鍾水于江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考此又以知經云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者以江漢支流俱治而其旁之澤無復泛溢之患也雲土者言濱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又者言濱夢之人皆作又也此則上下互見其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于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產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于蠙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

先于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穎達之說過矣此當以文體爲言

所出適饒於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辯雖巧而實非

柁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柁栝也栝葉松身曰栝砥細于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栝爲上釋木云栝栝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柁檣漆相似如一柁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如栝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

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栝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名也此州曰柁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醫方所貴正荊州分域也

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

孔氏曰箇箛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箇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毛

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

唐孔氏曰鄭云籥箛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籥箛

是兩種竹也傳言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顏氏曰籥箛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柎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籥

箛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

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

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妣胡之笥鄭云妣胡胡子

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

呂氏曰凡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爲苒苒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

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篚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為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為桶柚康成以包為裹而礙于匭故謂匭猶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匭藏菁茅矣又以帕複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之用複帕包盤杆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為孔鄭所惑矣

厥篚元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綬類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

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絀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載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

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

孟康注云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不可得以為常貢又不可錫命
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多以為錫命乃貢此
則何以異於錫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于洛而後至于
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
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
洛以入于南河

程氏曰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溯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漯以達於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自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況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溯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

洛以至於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學如無垢亦為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禹貢也深而昔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李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者舒也言稟

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荆山至於河為豫州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理考之其實不然北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荆山為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會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說是也

伊出今魏州盧氏縣洛瀍出今西京河南南縣

洛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瀾出河池山瀍出河南

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渾山者

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割陸渾置志云洛水出

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

內上洛今隸商州志云瀘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

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通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

山瀘水所出古穀城在縣西北後漢志引博物記曰瀘水出潛亭山志云澗出新安縣傳

云沔池山者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畧所據小

異耳沔池今隸西京伊瀘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

為害也

林氏曰據伊瀘澗入於洛而洛入於河此言伊洛瀘澗則

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於江以入海而荊州言

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於澗瀘又東會於伊此序水之

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瀘澗乃治水之先後

自下而及上也曾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為大小相

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為大顧謂之

相敵可乎不然則萬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為而三者

不言也

滎波在今鄭州滎澤縣既豬導荷澤在今曹州定陶縣界被孟豬在今南京宋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

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章帝更名湖陵至晉

時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

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湖陵在睢陽之

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湖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湖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湖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顛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之終爲二公所惑而況能明禹跡始終經畫之妙耶

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於流沙者導菏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而孟豬之蓄不以菏澤也林氏曰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滎鄭曰滎沅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氏曰波亦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浪今時已成邊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

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爲無據之說
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
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
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
洛灑澗之入河而後次及於滎荷何也蓋洛濟入河
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
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
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
患施滎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
豬矣滎波既豬則荷澤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被
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亦預爲他日洩水之地也
反覆參究禹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
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此州兼有二
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

處非播種所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
忽於此乎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淨于洛達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唐孔氏曰織是細故傳言細綿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納錫大龜二

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

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

爲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皆聖賢所深惡矣可不戒

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臬則是漆臬之類此州之

所宜也織纊諸儒皆以爲細綿然爲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華山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

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

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

岷在今茂州嶓在今秦州既藝沱在今彭州潛此漢別出於岷

汶在今汶州

岷在今秦州

既藝沱在今彭州

潛此漢別出於岷

汶在今汶州

縣人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

入荆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氏道

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

水所出也沱出於江潛出於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

州攷荆州亦云沱潛既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曰江沱在

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郫今隸成都府汶江即今茂州汶川縣地鬻谷水

出漢中安陽縣西南北入漢通典云金州安康縣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康唐至

德二年又改為漢陰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鄭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江漢出

江源縣有郫江首出江案隋志後周改江源日晉原今隸蜀州南至犍為

武陽縣又入江豈沱之類歟通典云眉州彭山縣即武陽地也潛蓋漢

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通典云江州縣故城在渝州巴縣西

今渝州改為恭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安縣前山與江別而東流又曰有

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沔陽晉猶存九域志與元古迹有沔陽城至梓潼漢

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

禹貢潛也案晉志云劉備據蜀改葭萌曰漢壽西晉泰始三年又改漢壽為晉壽後孝武分梓潼北

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等縣案通典利州晉屬晉壽郡縣無晉壽而有葭萌不知何時復此舊名

杜氏曰沱在彭州唐昌本朝開寶四年始改為永昌又曰沱在益

州郫縣西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以漢志通與考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別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逕彭州永昌又逕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不出江此蓋未嘗深考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辨於後。按此條原本誤與前例提行今改正

葉氏曰江漢見於荆者既朝宗於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於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

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

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

和夷底績

嚴道和川鎮卽和夷之故地也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

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

漢嘉

不知廢於何時案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日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

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為夷所居之

地而曾氏本鄭說以為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

之今為鶴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

亦以和夷為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

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蒙蔡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底績矣

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

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八也八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為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為土之剛

脊可知矣使其果為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

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

厥貢珍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珍玉名鑊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珍琳玉也郭璞云珍琳美玉之別名鑊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

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罽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

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酈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河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

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積石為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於經文為順而班固以為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鬻谷之水與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酈氏所指漢西出者為正蓋主之以經文參之以地理則桓水自西傾來東與之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舍是而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桓水其能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與州順政縣漢沮縣之地也南至

沙羨南入江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江夏縣過郡五行四千里荆

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隴西氏道縣當在秦州之西至武

都為漢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氏道

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

又曰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為軍

鄭氏曰或謂漢為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氏道之養山名養南都賦

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厯南陽界出沔

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

入江案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案通

化有白水鎮當是唐末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又曰漢

水更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雖津流派別支渠

勢縣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俱受

沔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

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水為漢源則東

狼谷山當為嶓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

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境又郡名廣

漢遂誤名嘉陵以為漢水耳

東西漢水辨

班氏言漢水出隴西氏道而劉氏引巴漢志又言出氏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鑿空遽爲之說也今考氏道地當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山也漾水發源養山而東逕嶓冢其水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卽後世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考之旣會桓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之他乎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漢沔辨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卽沔水也沔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氏道則沔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

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是沔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真矣況於下流旣合而顧孰辨沔漢之異源耶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因誤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此而逾非惟

趨沔爲近且入涓爲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煥然而前人之迷誤可以挽漢川之水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辨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似二委不同也及余考沙羨之地卽今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卽漢水一派而已班氏記漢沔旣知異源而至合流混名不加考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亦猶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

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卽沔也沔旣得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應劭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辨

案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夫自

漢志言漾水出氏道巴漢志又言出氏道養山則是
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與州順政之
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漢源流亦道之實也彼嘉陵
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為
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為東漢則嘉
陵源委固可為西漢無礙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
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河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
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

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橫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志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衙嶺山北

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及漕事下張

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顏氏曰故道即今鳳州界也故道多阪

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

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

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

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於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按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卽沔自浮潛至沔卽捨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卽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之一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沔

爲近故捨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褒焉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旣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褒旣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斜渭旣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未能言者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

來自雍州西北徼外涇屬渭水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遠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為遠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不相及而又中限以太河禹所記若利害相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東浸會衆水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

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導弱為先者以雍之為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既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然無統要者乎漆沮既從灋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灋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灋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灋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灋可與渭同入於河灋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灋水東注維禹之績也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

治灋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為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荆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荆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悼物至于鳥鼠者自終南至鳥鼠皆刊旅也

終南在長安縣悼物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安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

博物皆在縣東案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班氏以為即武功太壹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

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

山為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為最多觀此篇之所載

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

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案荆在耀州導荆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於漆沮

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於涇或導之於渭也

終南在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灃或導於渭

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

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

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敘其

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為

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

皓首猶童習乎抑將童習蚤為之所乎

原隰底績今邠州地至于豬野涼州在今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

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梁州姑臧縣有豬野澤

今爲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

弱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于是始得其敘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於此預記其不敘何邪穎達爲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背於前不覺也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敘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呂氏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

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邊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於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畧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

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與王
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陸氏又
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
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
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
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
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敘而後崑崙析支
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耳其文當在
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
于渭汭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
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此
言西戎卽敘梁州止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說斷卷三

導岍今隴州吳山及岐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荆山在今耀州富平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陸氏曰岍字又作汧一名

吳嶽九域志曰吳嶽頂有五峯按後魏孝文於漢汧縣地置長蛇縣唐貞觀九年更名吳山今屬隴州北

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光武省懷德不知并入何縣今按後漢志荆山在雲陽當

是分其地入雲陽通典曰晉移北地郡之富平縣於今

京兆富平縣西角懷德城有荆山按隋志皆言荆山在

富平信土地分隸變遷不易稽攷今富平雲陽俱隸耀

州案此條引班氏地理志止及岍山荆山不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

之三山皆在雍州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

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
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
北故自北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
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馬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
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
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案以上刻本所關今爲
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元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
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
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敘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
篇而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
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
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
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爲四列古
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
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
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
也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脈而何自此以下至
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
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
蟠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蟠冢見之也九州
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
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
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
必欲以眾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
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
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
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
患旣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
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
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
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
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
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
水也子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
卽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託山
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

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荆既畢而後治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

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按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

始知余之不安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

魏徵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濩音烏號切案唐志元寶元年更濩澤縣

為陽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

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

析城于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

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

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

屋為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陽曲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

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

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

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路酈氏云潞

汾凍桑氏曰凍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飾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

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為臨晉

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

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滏易近恒山碣石等是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楚

王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為鎮入武陟隋志云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內武陟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北

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

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

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事一

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單懷底

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嘗

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

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洮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傍境鳥鼠在今熙州渭原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

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案唐志洮州臨洮縣有西傾山通典云山

在臨洮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案隋志冀城縣注

在臨洮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案隋志冀城縣注

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

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縣熙寧三年以寨為城又古跡

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

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考云唐

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
堡當是古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今西唐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於陪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

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

列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

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乎余謂冢領即熊耳一山連延同此一名後

世又從而別為冢領之號耳通典曰豫州盧氏有熊耳山南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古一山連延古同一名

文以潁川密高縣密高山為外方山通典曰密高崇字

縣漢密高也大庸永中置嵩陽縣武太后改為嵩封有中嵩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

氏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曰桐柏有桐柏山以隋志考

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今復隸淮安即唐州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

文以為陪尾山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山

西傾朱國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灋

湖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映滄之水或入于

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

知此味其肯徒守章句乎

導嶓冢

在今襄州界

至于荆山

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漢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唐孔氏曰荆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

案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

郡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

界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荆山又

云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屬置沮州尋廢改重

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

丙方

在今荆門軍長林縣

至于大別

在今漢陽軍界

孔氏曰丙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丙方山

後漢志引

荆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

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

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

西南

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

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

南

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為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

左傳云吳既

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

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

要與丙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荆門則大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獨

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湔氏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氏道晉志已

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于此衡山在長

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

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敷淺原傅讀

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據通典傅陽

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傅易山為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

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為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荆

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冀特言入海而揚止于敷

淺原何也蓋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

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南於此四州

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

來自雍州西北徼外

至于合黎

在今化外甘州

餘波入于流沙

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爲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沅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

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顧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剛丹縣柔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

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

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于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意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

來自雍州西徼之外

至于三危

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有滇池縣縣有黑
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
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
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
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
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棘道棘戎州入江其言與禹
貢不同未爲實錄至于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
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卽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
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
水所自出鑿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
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元等諸說求
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
又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
池澤旁有黑水祠爲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敘載葉
榆入海之地在交趾菴冷縣在今化外爲入南海之
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
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

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
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
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
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
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
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
更世旣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
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卽
化外宕州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
宕達浪反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
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

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

至于龍門

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

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崑

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

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

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按自一出于闐至此句嶺字凡十七字

原本並脫去今依書正義補與漢書西域傳文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

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

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

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
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
州之山川尙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開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

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卽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
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
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

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
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
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
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
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
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
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
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大磧亘
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
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
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

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

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郡今化外

鄯州也水經所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積石是也自

鄯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

今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

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

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鄯道元之說相合

固無禹理水之功自

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

域傳所言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

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

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

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

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

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

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

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

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

即敘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

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

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

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

闐之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

所未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龍門縣今隸河

中卽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卽爲龍否則點額而

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廢其

陽州文城省爲鎮入吉鄉河至今陽州吉鄉孟門山是

爲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縣汾水合河之上是爲龍門

口然則吉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

也韓城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西者也兩岸俱有其

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門

相對之處是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

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也

案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崙山宜亦不

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爲無所據矣然禹不言

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以

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於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

河之所逕所以疎濶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

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

之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
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

陰而言不必曰自敗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

在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

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

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

以來呼為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

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

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

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汭之

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

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

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著故也自

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

究辯此非山有移徙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

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惟于並河求之安從

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

降水大陸其方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為無

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

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

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修武今懷州武陟縣修武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張揖云成臯縣山也今孟州汜

今懷州河內縣武德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之成臯縣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

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

言當然黎陽今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

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臯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

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案以下至唐孔氏至于大

樂大典本補入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

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

絕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絕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

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在今冀州武邑縣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

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

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

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

按唐會要唐天祐三年八月割貝州經城隸魏州又

按九域志北京即升唐魏州為之熙寧六年省經魏州又城為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界北入

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南宮而下四縣今俱

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麗與禹河方嚮正合但禹河

既枯而絳瀆亦枯至武邑斷絕別無可考鄭康成以淇

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之

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

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以明誤且有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原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至於大陸當是瀛州以東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
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
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
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案以上刻
本有關文
今從永樂大
典本補正遠以爲汲郡修案刻本下衍
郡修二字武縣吳澤也
甯按甯字二本俱無
今從正義補入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
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
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
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
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

聞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枯絳上流不與
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
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
創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
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
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
今去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
可得詳矣始雜疑信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
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
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
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

可以傳會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唐孔氏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而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案刻本下有木補正數百里張折亦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王橫之言信而有據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今其地屬澶州清豐縣熙寧六年省入也渤海舊在滄棗之濱

因以為名則今滄濱之海東北則為漢河自樂則是周
 陵縣入海樂陵今隸滄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
 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遷固
 親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導河語輒自忘
 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
 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
 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
 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移徙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
 山豕趾皆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
 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
 海王橫之言其已信案程氏說刻木多闕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為記所以著其為海畔山也

於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為記所以見河口入
 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道
 之的其諸以為聖人紀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發源氏道養山東經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江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淮
 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
 冢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
 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
 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為害禹正不必
 極其源也故止於岷嶓導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為雍

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
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而略於近顧
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邪

東流爲漢

至今階州將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爲漢

案通典武州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郡又案唐志景福元年

更名階州則今階州將利蓋武都縣地也通典云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至此爲漢此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轉有此名耳非秦州嶓冢也漾水既東卽曰漢水非必至金牛而後名漢水也此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爲漢之說耳唐志興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利州之縣谷置金牛寶歷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西縣復隸興元府西一百里

又東爲滄浪之水

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

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

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

庾仲雍漢記謂之干齡洲非也是俗語訛音與字變矣

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

足余按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

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

通稱耳纏絡郢都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

水地考按州傳宜以尙書爲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
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

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在郢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沔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郢縣之

北郢音其已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於何時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為江陵府松滋縣之鎮松滋在府西

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

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為三

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

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

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

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縊於遠澨服虔或

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

南陽今隸消陽南陽有漢消陽縣故城在消水之陽二縣之間消水之濱

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

之所津途關路唯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漢竟陵故

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五代晉改竟陵為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郢縣北池然池流多

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澁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郢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為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澁不當在其境鄭氏等謂景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江漢合於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澁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滙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為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為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漾而為之言曰東滙澤為彭蠡而於江亦曰會于滙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為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輒及之

岷山導江

發源羊膊嶺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即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

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
謂發源濫觴者也岷山在氏道而天彭闕亦在氏道而
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
闕之東也

東別為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

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當在溪澧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

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
澧為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
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
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
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酈氏刻本作顏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

入江

顏氏刻本作酈氏曰澧水在荊州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
水名酈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
北入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荊州

蘇氏亦謂澧水在荊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山名，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

而溢其餘波於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旣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卽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荊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矣，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旣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

東陵古荊州地，今隸鄂州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

興軍三年改興
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迤迤邐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岷家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北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為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為北會于滙故其說以為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為南江

夫既以迤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溢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尤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為彭蠡澤也經之文明瞭如此何得不信猶惑於孔鄭之說乎

導沅水

出今孟州王屋縣王屋山東流爲濟在今孟州入于河在今孟州

孔氏曰泉源爲沅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溫之西北一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沅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沅水所出又曰沅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潭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爲漾流者爲漢止者爲沅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沅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沅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沅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沅濟一也發源爲沅既流爲濟且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沅漾水流爲漢漾水既爲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沅水流爲濟沅水既爲

濟則沈之名熄矣故為濟之後不復名為沈至江水東別為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按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為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

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高

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案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

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為濟

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

其流寢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爲滎澤而東出於陶邱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爲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爲治水而作故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漣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邱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邱邱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邱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邱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

故定陶城在東北按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

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爲滎以東出于陶邱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蒗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蒗澤之水

班氏曰蒗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蒗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今濟陰東之地既析

爲定陶縣則蒗澤爲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滄山滄水西自考

城來屬考城今隸東京而考城者於汴京為東於濟陰為西而

濟之正流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滄水之自為一派

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而五丈溝

者即近世命為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為廣濟河者

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制定陶一鎮為軍而名廣濟則又

因水以為之名此正滄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沈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

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

案琅槐屬干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隸青州

導沈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

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沈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

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

沈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略於記歟曰

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沈源近在帝

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為滎也禹安知其為濟

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來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蓋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沅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衡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溪澗其勢狀尙可辨視況於濟之衡

河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色辨味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沅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兗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應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說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庶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

州

濟南濟州淄川淄州北海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

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未

濟涸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

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

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

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

本無源因溢以為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

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

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

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案刻本句有脫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其說

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

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

成川脈蓋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

豈獨荷汶哉

禹貢說斷卷四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在楚州東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淮陵晉猶存不知後于何代廢省今

其地當在楚州界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氏曰渭水出焉

林氏曰渭水出于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自鳥鼠同穴

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考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出南谷者二者皆以渭水名之然禹言導渭自鳥鼠而南谷者不記則南谷者他水之名渭者耳桑鄜之說得之傳聞大抵不足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顧不思禹導漾

江不言自為其源之遠也而渭比漾江之源為如何哉下比淮洛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大吾反其鼠為蹏徒忽反

李巡曰蹏蹏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

蹏如人家鼠而尾短蹏似鷄知利切鷄鳩一名冠雉而小黃黑色

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為雌

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

實也

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

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為然也案刻本下衍四十八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程氏曰經于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敘渭又言鳥鼠同穴
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
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
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
山之枝幹也據此則鳥鼠同穴自是二山名也孔安國
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甚怪而
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
者當爲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
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止而
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餘似鷄而黃黑鼠同家
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經並爾雅

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冒而俱言之冀有一而合
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
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邪
况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鼠
飛游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于餘尙或能
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于同穴理不能
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于杜彥遠
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牝牡
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
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餘其鼠曰黠黠當
尾短今長何邪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

說也杜實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尙諛宮
禁之內高德儒且指野鳥爲鸞令其蕩遊無度荒遠守
臣強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
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
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
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
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伎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
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陷邪吉甫雖信傳
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駘色爲黃黑而今以
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
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者其說以爲山在縣西

渭水所出二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鼠爲同穴山
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
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
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槩叙山川單言鳥鼠者
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
止此一山于是叙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
穴也參据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神怪
也且酈道元最爲尙怪在叙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
文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
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于孔鄭杜張四
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尙怪者至此尙疑

其怪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餘色黃黑至唐為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信之于以見古事之出于隱暗荒遠如色味地脈皆不應引之以參古經也

東會于灃出京兆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鄠水出扶風鄠縣今隸京兆東南北過上林苑在長安

渭

張氏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上林賦注

又東會於涇出今嶺戎軍斧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斧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案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平涼縣南又

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迹有斧頭山一名雞頭一名崆峒又原州有臨涇縣渭州平涼縣即唐平涼縣地也陽陵自晉已廢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州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懷德在今耀州富平縣界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直路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慶寧諸郡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祜縣北東入于

洛今耀州同官縣漢祜祜也

酈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

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陰縣北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稱號之通歟不然禹何爲其亂名實如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今郿州新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

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

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于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于鞏之東

鞏隸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紀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

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也傳之說為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遂以隩表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為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與之與

案刻本下衍與隅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水患既平

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皆得安其居也

呂氏曰言四方之外皆可宅也

案刻本脫呂氏曰言四字今校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

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泛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所言

不盡故于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川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峴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于上而九川繫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于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爲摠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之刻本川作九

見其中矣記事之精簡宜無大于此者而况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固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滌源乎九山自導峴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脈絡猶蓄滙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模禹固不容于泛論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于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功之義也雍必書荆岐者書之于

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荆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爲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謹勞惜哉臣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略其餘三國五

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攬河境設有策畫東不得指之于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屢屢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隄闊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東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于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

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眾
作業盛但見河墾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既
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或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
以自護壅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讓所
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隸內黃衛州今隸北京白馬今隸滑州諸有隄
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
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隘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
知遙隄本意恣民埋障不立限禁苟無賈讓爲之發明
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存惟人希土曠則河墾得以
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何
怪乎漢唐以及我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白

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
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國朝建隆之初卽決隸滑
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子于大河下方兼南北
有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端拱詔書
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叙滎蠡旣豬而總之曰九澤旣陂水經河北有鮪隄
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
近自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
它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
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

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溢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為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夫知左疆則固右以禦其暴始可紓矣左右俱疆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狹隄所以甚堅而無補于敗皆是故

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為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為九

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本朝亦

嘗屢開支河如金赤游麋六塔案以上五字刻本脫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

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揆其按二字刻本所無今從永

樂大典本補入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于

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遙

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為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

況水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

鬪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獨興國詔書

為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成居其中河以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聖意究知善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且十數郡費誠大閭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椿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止並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埽地比之徙民易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

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為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郿故城

德州平原縣西南利在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于是瓠子之禍

淮楚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謾不容帝之施力

今遙隄所包豈止百郿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

有一蚡何世不可藉田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

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士無見民縱復廣為之

禁亦無妨奪于此時而訪遙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

為之規模一定息水怒于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

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繼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

之以竢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也

余愛之不忍棄編之于此則夫學禹貢而但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四海會同

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于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卽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內皆會同于京師以修其職

張氏曰水患旣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

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于天地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亦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于是乎立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致所慎者財貨
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
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
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
之法于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于此總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
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
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
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言以正土交相正制財賦之
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
則以成中邦賦法蓋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于中邦而
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
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書有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
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呂氏曰庶土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
慎二字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致敬慎
之心制其法歸于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
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于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
迹則多違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事迹今此四句

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堯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于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謂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故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于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荆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

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瑤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是矣然考之于冀其賦爲總結粟米此外絕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于田四等也徐之賦下于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夏翟桐磬珠魚元縞不爲不多矣于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責貢幾何者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又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制

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文徵當得

古說既有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對出禹于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敘書亦止云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卽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

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考之經

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竟居東北最下河害特

甚它州山川田土久矣其就藝久而竟之升高避水者

今而始得降邱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

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

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

固言之矣况經之叙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

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

然則賦則之本于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

參田品者豈亦有見于此邪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歲稔亦不于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于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加弊也蓋歲校以定多

寡奠焉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于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于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筦簞也自筦簞而後有溫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之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紂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荆公謂土賦有及于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也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旣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旣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士以立國賜之姓以立宗

林氏曰錫土姓者于是始可以疆天下封諸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卽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卽所謂錫姓是也如

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封于邰錫姓姬氏必在于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于治水之事而于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于祇上之德蓋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于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祇台不距者禹賴有貢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于此善哉此說也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設施矣禹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錫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

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媯而命其氏曰陳者是也媯以傳其嫡不容有兩人氏以及支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有土姓之別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予祇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祇勤我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爵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

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自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于益稷之儔而禹于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于矜而禹非矜也紀實事以衷同列而敷奏于吾君之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其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

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為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內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呂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

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總者總下銓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蘇氏曰總藁穉并地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銓

孔氏曰銓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銓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

二百里納秸服

孔氏曰秸藁也服藁役

唐孔氏曰去穗送藁易于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銓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藁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藁粟別納非是徒納藁也

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蘇氏曰以藁爲藉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旣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輸

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藁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林氏曰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于納總之上特

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于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
故自諸侯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
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兵
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斥謂檢行也斥侯爲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
主爲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
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
之蕃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
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
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
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
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
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于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

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于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二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侯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強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于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于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東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東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于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于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綬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綬撫之心故以綬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于彼加意于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于綬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

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有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綬服外之五百里要東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不可盡責以文教何休曰王者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于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于此

蘇氏曰故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

蔡素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為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尙

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

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之

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

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

言縉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

徼外蠻夷之地也

一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
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匈奴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
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
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
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故于要荒
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者其爲蠻
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
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于侯服則
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于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

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
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
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
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于一字上爲之輕重但水患
治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

國朝詩圖卷四
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者亦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今此聲教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恆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恆山九州疆界之所至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至言東漸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西被于流沙則

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朔南暨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暨又不止于恒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至于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政合雖自有分限而聲教之所聳動光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也無垢之說余謂本之以明其所未盡吾徒以爲何如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元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元圭于堯以告成功也元天道也歸功于堯

故錫元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元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元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于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旣平禹以元圭告成功于天耳必用元圭者蓋天色元因天事天猶

蒼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于舜亦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羔鴈幣帛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元圭臣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元圭者元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于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于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為史辭誤矣

五服辨案以下刻本所闕今從宋樂大典原本增入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里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元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

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于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

曲動有倍加之數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之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爲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元

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是詭謂禹
貢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之謂周公攝政斥大
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
其十之五此其矯妄不經無所取信余以周官大司馬
九州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
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
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于禹矣所以然者天下之事至
周而加詳則朝聘會同之節貢賦稅斂之法不得不審
林氏曰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
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爲京師諸侯夷狄之
別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

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
種旣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
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爲九服者此蓋放禹貢書
而爲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自甸服至于
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職方氏
方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爲
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爲
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于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
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爲言遂從而
爲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
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

之內而自其一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甸服至于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至于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爲方五百里之侯服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藩服每面二千七百里四面相距各爲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爲據唐孔氏曰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禹

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其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于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卽禹貢五服所謂五

千里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
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
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
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于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
于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
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
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跡而已其或甘心于禹迹之外
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于好大喜功而爲之
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爲京師諸夏夷狄之辨
者當以禹貢之書爲正

按周制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言雒邑與宗
周通封畿地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顏
師古釋之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
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余以周公營雒之制攷之王城爲東都雒陽爲下都
皆畿內地也平王東遷卽東都也豈侵諸侯之城哉
由是觀之見班氏顏氏之言不誣也或曰邦畿千里
謂方千里也今而曰短長爲千里則開方之法非邪
曰凡古之制畿封國皆以開方言者直圖籍記畫之
體然耳要其度地部封大抵皆因地勢所宜而制其

再頁說圖卷四
三
境不必皆正方也堯都平陽雖在南河之北而其畿
所通當越河而南者多矣如其必以冀州千里正方
爲畿則林氏之所疑者當不可釋而先王疆理之政
竟爲不可通耶此學所繫非小正儒者所宜用心宜
相與其推之不可畏其難而以爲不必論也予請試
言之鎬京與雒邑通封疆周畿之制也南亳與西亳
通封疆商畿之制也豈二代創爲此哉宅中而正從
古然也故堯都平陽而甸侯綏三服四面各千有五
百里非其畿內越河以洛爲朝會之地則何由而得
方三千里之中乎林氏之致疑于此好學莫加焉請
試釋以予之說則是非之定否當必有決之者矣

林氏曰先王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奮武衛之
地謹華夏之辨此真萬代不易之法也林氏此論當
矣而余觀其論舜典所謂蠻夷猾夏則曰此非境外
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
內冀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
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之境內而能肆爲侵暴
以爲吾民之害于是使臯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
繩治而特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夫先王謹華夷
之辨見于綏服奮武衛之制截然不可侵紊如此顧
何從而有境內之夷乎林氏之說自相矛盾如此蓋
見春秋以來中國有戎故雜疑信之心而或爲是說

焉耳程氏之論大抵牽強支離與經不合則由其五服之制講之未明故也學者知林氏之失則知程氏之失

吳氏曰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嘗稽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卽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方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

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餘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居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穎達爲道之說甚巧然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遙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爲大矣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略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詒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

從而恢張之是豈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
地方千里者九同也較之禹貢止得為三服而要荒
實為九州之外甚明也觀禹貢所叙九州之境亦自
可見海岱惟徐州東至海也導弱水至流沙而止導
黑水逕三危而南三危流沙地嚮正為相比今而曰
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西至流沙無疑也荆及衡陽
惟荊州南至衡山也冀州雖不言所至而治水極于
恒衛恒水出恒山衛水又出其南耳則是北至恒山
無疑也以此細攷則九州之內止三服而要荒實在
九州之外所以別其為夷蠻也吳氏以九州之內方
一為決之

九州辨

林氏曰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
之辨未及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
至悉可謂無餘蘊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
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于其間王制曰自恒
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
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

近州亦冀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州徐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州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爲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東河至于西河千里此蓋畿內之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自西河至

于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州之北距于恆山則已接于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攷之自南河至于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于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于南海蓋又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于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大嬴以北言之則大縮此實某之所深攷而未知其說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于不朽其書之傳所

禹貢詁林卷四
以為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
乘除相補以為疆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
請闕之

呂氏曰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
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海岱及淮徐相去不能千里荆
河豫千里而贏海岱青千有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
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三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
之海揚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相
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梁窮數千里而未知所徑
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
別之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兗

州之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

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古今名

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計之

九州之別蓋放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于黃帝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

州為王畿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

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字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

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

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

修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徐兗境土最為

狹也至淮漢以南揚州淮南函劔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劔閣

之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濶疎稼政年土
益寡墾田實艱故四州境土最爲闕也嘗考西漢之時
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
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餘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
萬戶而荆揚豫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
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狹據
今驗古大略可知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吳氏謂九州之別民田是均此誠禹制然也但論揚
州之境大遠不知其有要荒之限耳夫荆州之境南
不盡衡山則會稽以南之境宜亦非揚州所有攷禹
之巡狩可知也

